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3.008

论《有耐心的石头》中的身体困境^①

李青霜^{1,2}

(1.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审计学院 英语系,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阿富汗裔作家阿提克·拉希米的龚古尔文学奖作品《有耐心的石头》,书写具有泛指意义的“她”在与丈夫、家庭、社会的关系中所遭遇的困境,展示文化禁忌、权威话语、战争暴力对身体的规训,表达崇尚和平与自由、反对战争与禁锢的人文关怀。拉希米借“她”言说关于自己身体的秘密,来讲述阿富汗人的秘密,实际上意味着对母国的背叛。小说中关于极端社会文化语境和被压迫女性的表述,带有东方主义色彩,某种意义上加深了西方关于阿富汗或伊斯兰世界落后、专制、虐女的刻板印象。

关键词:《有耐心的石头》; 身体; 困境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5)03-0043-05

Taboo, Discipline, War: The Body Plight in *The Patience Stone*

LI Qing-shuang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Afghan French writer Atiq Rahimi's Prix Goncourt winning novel *The Patience Stone*, displays how Afghan women obtain spiritual freedom and break taboo by narrating. Stating the body plight of “she” in her relationship with husband, family and society, the novel indicates cultural taboo,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and violence of war as the basic elements leading to body plight, which embodies Rahimi's pursuit for peace and freedom and his opposition to war and restraint. Actually, Rahimi exposes the secret of Afghanistan through her narrative about body, which is a strategy to survive though he betrays his motherland as “she” betrays her husband. To some degree, the extreme social and cultural discourse portrayed by the expatriate writer highlight the stereotype of Afghanistan or Islamic world as backward, dictatorial and women abusing in some sense.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to escape the suspicion of Orientalism.

Key words: *The Patience Stone*; body; plight

在阿富汗裔作家阿提克·拉希米 (Atiq Rahimi) 的龚古尔文学奖作品《森盖·萨布尔: 有耐心的石头》(Singué Sabour: Pierre de patience) 中, 身体作为表达意义的核心场域而存在, 其用意及内涵值得细细探究。2008年, 拉希米凭借《有耐心的石头》问鼎法国最高文学奖项, 他在谈及该小说的创作时指出: “我想去表现更重大的问题——禁忌, 阿富汗人的秘密, 但我的母语不允许我这样做。”^[1] 他的母语之所以不允许他这样做, 是因为他所表现的禁忌是关于身体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无名主人公“她”在婚姻、宗法和乱世的重压下, 打破规范和禁忌, 谋求自我解放和心灵自由的苦难历程, 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女性形象。“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从来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身体是各种话语汇集的场

① 收稿日期: 2014-12-2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哲社基金项目(2013SJB750026);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4M551539)

作者简介: 李青霜(1979-), 女, 河南南阳人, 文学博士,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副教授, 主要从事当代英语文学研究。

域。”^[2]在小说《有耐心的石头》中,拉希米将女主人公置于被战争困扰的阿富汗这一极端社会环境,将有关身体的种种问题一一呈现。彼德·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身体活:现代叙述学中的欲望对象》中指出,“身体必定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3]2}。而拉希米在小说扉页上的引言“来自身体,通过身体,利用身体,从身体开始,直到身体”出自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阿尔托在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重影》里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残酷戏剧”理论,要求演员使用身体表演不断刺激观众的多重感官和与之相呼应的情感,令观众释放出潜意识中的邪恶,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净化。本文将以拉希米表达意义的核心概念“身体”为切入点,考察主人公“她”在其与丈夫、家庭、社会的关系中所遭遇的身体困境,揭示拉希米对阿富汗政治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积极思考,深入挖掘该小说的内涵和意义。

1 月经禁忌对身体的禁锢

月经禁忌对女性身体的禁锢由来已久,流亡法国的拉希米将月经禁忌作为阿富汗文化的象征符号,以此折射母国文化对其思想的禁锢。月经本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在很多文化中,经血都被视为危险的秽物,由此产生了月经禁忌。在月经禁忌中,女性身体是文化的表征,常被视作具有危险性和污染性的象征。行经妇女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避免过性生活、不得参与经济活动,甚至被隔离。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指出:“没有任何人像来月经期间的妇女那样为人们所恐惧。”^{[4]312}经血凝聚了厌恶与恐惧,经期妇女身体往往被赋予肮脏、不洁、厄运等负面意义。“几乎所有对女人的限制都源于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经期禁忌”^[5],月经禁忌等各种文化禁忌对女性身体的规约,是幽禁妇女的深闺制度出现和存在的重要依据。拉希米借女主人公之口对月经禁忌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视其为造成妇女身体困境的重要原因,由此表达对阿富汗妇女处境的深切关注和对母国文化的批判性思考。

《有耐心的石头》用科学话语来消解禁忌话语,颠覆了男性构建的禁忌话语。月经禁忌将经血和经期女性身体视作具有污染性、危险性和破坏性的不洁物,忽视了月经对维持女性生殖能力的重要作用。犹太教就强调“生育是繁荣机制的核心内容”,拉比美梅厄说,“每一个妇女的经血都是非常伟大的,她将生养众多。”^{[6]25}从生理学意义上讲,行经是妇女繁衍能力的产物,小说的女主人公指明月经对于女性身体的重要意义,“因为有了这(经)血,你们才能来到人世,这血比你们身体里的血还要干净。”^{[7]31}她从生理科学的角度阐释了月经对于生育的积极意义,与月经禁忌话语针锋相对。她甚至用手蘸着自己的经血,指着昏迷不醒的丈夫说,“看,这经血也是我的血,和干净的血有什么区别?这血到底怎么了,让你们如此厌恶?”^{[7]31}在禁忌话语中,经血为男人所厌恶,“她”却用近似挑衅的口吻质问丈夫,对月经禁忌进行有理有据的驳斥。处女的血与经血都出自女人的身体,前者给男人带来荣耀,后者则认为玷污男人。在月经禁忌被普遍奉行的社会,童贞往往是被强调的对象。小说的男主人公在妻子睡着时与之发生性关系,事后发现她正处于经期,因此勃然大怒。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曾在新婚之夜,错把妻子的经血当成处女血而激动万分,引以为豪。拉希米巧妙地将月经禁忌对经血的妖魔化,以及处女情结对童贞的过分强调并置,一方面揭示了处女情结的荒唐性,另一方面嘲弄了月经禁忌的不合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经血之于女性身体的价值,远大于处女血的意义。但是,对男人而言,处女膜被冲破时流出身体的血意味着贞洁,带给他们的是荣耀,而经血则是无用的污秽,会带来厄运。在月经禁忌中,男性是建构禁忌话语的社会主体,女性是被表述的对象,处于失语状态。“她”向男性建构的月经禁忌话语发起铿锵有力的反击,掌握了言说妇女身体的话语权,颠覆了妇女在这一禁忌话语中的失语状态。

拉希米所塑造的无名女主人公“她”,不再是被动的、沉默的客体,而是敢于言说的主体,打破了以往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关穆斯林妇女的刻板形象。“她”以嘲讽的口吻和出格的行为向男人大胆示威,有力地驳斥了长久以来限制妇女的禁忌话语。“语言即解放,她从社会、宗教、婚姻的条条锁链中挣脱出来,有了个性和自我。”^[8]“她”通过言说抵抗月经禁忌对妇女身体的表述,是在男性标准和模式之外对女性身体的重新评价,对于妇女获得解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国女性主义者安妮·莱克瑞克(Annie Leclerc)认为,“妇女必须从父权制控制下解放她们的身体,为此要学会在男性标准和模式之外重新评价它们。”^{[9]213}敢于在禁忌话语之外言说自我的“她”,体现了拉希米对阿富汗女性摆脱各种束缚的愿景,即通过言说表达自我,这不失为谋求解放的有效途径。

言说之于妇女解放的意义,如同写作之于作家。“她”通过言说有了自我和个性,作家则通过文学

创作表达思想。月经禁忌话语不仅束缚妇女身体,而且禁锢人的精神。颠覆月经禁忌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支持妇女解放,更重要的是作为作家冲破文化藩篱、表达自由意志的文化符号而存在。正是通过创作《有耐心的石头》,拉希米获得了母国政治文化语境所难以赋予的自由。流亡作家拉希米坦言母语不允许他去表现禁忌,而“法语给了我自由的天空”^[1],足见其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禁锢的不满。

2 权威话语对身体的规训

在“她”与丈夫的关系中,月经禁忌对女性身体的束缚不言而喻。此外,“她”婚后还需接受来自家庭对女性身体的定义,拉希米通过探讨不孕女性的悲惨遭遇,揭示了令身体陷入困境的另一因素——权威话语。生儿育女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本能,也是种族延续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在一定的社会体制下,妇女身体被视为生育孩子的工具,不孕者处境尴尬。当生育功能被过分强调时,某些过激行为则应运而生,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小说《有耐心的石头》中的“她”大胆挑战伦理道德的极端做法,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权威话语规训下的身体困境。

权威话语赋予丈夫惩罚不孕妻子的权力,女性身体在这一权力的控制,最终成为驯服的、服从的身体。迫于家庭的压力,“她”大胆冲破伦理道德防线,冒着生命危险与人“私通”。结婚多年不孕,“她”被婆家认定不能生育,但她并不甘心,以寻求偏方治疗“不孕症”为掩护,在姑姑的帮助下与陌生男子发生性关系。怀孕后,她多次梦见自己生下的男孩不仅有牙,而且会说话,看上去像她的祖父。反复出现的噩梦即弗洛伊德所说的“焦虑的梦”,源于内心的恐惧和担忧。梦中出现的小男孩具有双重威胁:第一,与生俱来的牙齿是可以伤害“她”的尖锐武器;第二,他的言说能力会给她带来灭顶之灾,她的惊天秘密将被公布于众。他兼有“儿子”和“祖父”的特征,体现了梦的凝缩性,正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梦的解析》中对梦的特征的总结^{[10]70}。因焦虑而生的梦表明,她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男性权威的威胁,对背叛丈夫的严重后果心知肚明。但是,她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人“通奸”,因为她深谙不孕的悲惨遭遇,“(若不能怀孕,)我将会是怎样的结局?那就和姑姑一样。”^{[7]132}姑姑被丈夫抛弃、被公公蹂躏、被夫家逐出家门、被娘家人唾弃、被迫沦为妓女,就是“她”的前车之鉴。她的遭遇折射出社会权威对女人身体的定义,即必须生孩子。权威话语的惩戒体系拥有无上的权力,出于对惩戒体系的恐惧,“她”不惜违背传统伦理道德,以达到家庭对女性的要求。换言之,她无形中遵从权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定义,自觉接受权威话语对身体的规训,成为福柯所谓的“驯服的身体”。从表面上看,掌控姑姑身体的是她的丈夫,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他妻子施以制裁,这种力量来源于认定女人必须生育的权威话语。无论是坐以待毙的姑姑,还是积极寻求出路的“她”,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权威话语对身体的规训。姑姑被动地接受惩罚,“她”则主动迎合权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定义,不惜逾越道德规范。她们的身体都受到权力机制的控制,权威话语对身体的规训无所不在。

“她”沦为生育机器的悲剧,展演了权威话语对身体的严格规训,昭示出女性在婚姻中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这样的描写颇具女性主义色彩。长期以来,在阿富汗,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男性永远对婚姻和财产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妇女作为财产的一部分依附于男性,被认为是单纯的人口再生产工具。“阿富汗属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然保留着典型的父权制特征的社会之一。加之伊斯兰基本教义的影响,使得阿富汗妇女的处境打上了深刻的父权制和宗教烙印。”^[11]拉希米的小说通过关注不孕妇女的尴尬处境,对社会单方面苛求女性生育的荒谬做法予以批判,揭示出阿富汗家庭伦理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玛格丽特·厄本·沃克(Margaret Urban Walker)在谈到女性主义伦理问题时指出,“传统的道德观表达并强化的是男性的社会统治地位,它因其性别偏见而漏洞百出。”^{[12]23-38}小说女主人公“借”精生子的事实证明,真正不能生育的是其丈夫,拉希米以嘲讽的口吻调侃了过分强调女性生育功能的权威话语。值得一提的是,姑姑对丈夫之言听计从,任其处置和裁决,甚至忍受公公施加的性暴力,但结果怎样呢?失去妻子的身份,最终走投无路,以卖淫为生。而“她”从姑姑的遭遇中吸取教训,积极寻求出路,借精生子,稳稳坐牢妻子的位子。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各种道德规范在“她”面前成了令人诟病的非人性的桎梏,道德话语体系自身的矛盾性昭然若揭。小说中关于权威话语逼良为娼的丑恶现象,折射出阿富汗家庭伦理的缺陷所在。

女主人公“她”的身体作为生育工具而存在,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体现了陶丽

·莫依(Toril Moi)对女性身体的表述,“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女人的身体是她不断追求可能性的场所。”^{[13]59}“她”虽然自觉接受权威话语的操控,沦为生育机器,却敢于打破道德框范,利用身体主动寻出路,改变命运,其中不乏自我意志的体现。拉希米曾因阿富汗的政治、思想环境以及即将到来的四年强制兵役而选择出逃,在《有耐心的石头》中,他强调阿富汗妇女受压迫的地位,不免有东方主义的嫌疑,但其用意显然不在于简单地讨论父权制下的妇女问题,而在于传达更深刻的寓意,即通过表现在女性身体在家庭内所遭受的规训,旨在批驳严苛的政治和思想环境对于人的禁锢,这一点从小说对月经禁忌的表现中已得到证实。

3 战争暴力对身体的侵越

家庭范围内关于生育的权威话语,令“她”的身体处境尴尬,当“她”与社会建立其联系时,战争成为造成身体困境的另一重要因素。提起阿富汗,战争是绕不开的话题,《有耐心的石头》充分地展示了战争暴力对身体的残酷侵越。“身体刻写了历史的印记,而历史则在摧毁和塑造身体。”^{[14]18}无论是参战的男人,还是留守的女人,其身体都是展演暴力的重要场所。战争不仅摧毁了男主人公“男人”的身体,而且在无形中塑造了女主人公“她”的身体,清晰地记录了战争的印记。“男人”满腔热血投入“圣战”,却不幸变成虽生犹死的植物人,其毫无知觉的身体见证了战争的摧毁力。不仅如此,战争对女性的伤害也是致命的,导致妇女失去可以依靠的男性亲属,也就夺去了她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她”为了养活孩子和丈夫,被迫用身体“干活挣钱”^{[7]80},这正体现了战争对身体的摧毁和塑造。小说中的身体作为控诉战争的重要场域,展演了身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印证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观点:“世界反照它(身体),侵越它,它们处于越界或跨越的关系之中。”^{[15]308-309}残酷和血腥的战争侵越身体,令“她”陷入困境。本节将围绕“她”做暗娼养家而引发的伦理悖论,探讨社会范围内造成身体困境的战争因素。

战争使女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迫使其出卖身体,以违反伦理道德的方式履行伦理责任。“她”通过不道德的策略性行为,履行伦理责任,其中的悖论不仅折射出阿富汗女性的两难处境,而且昭示了战争对身体的残酷侵越和对人性的极大威胁。丈夫变成植物人后,婆家人因战事扩大而离开家乡逃难去了,养家的重任落在“她”的肩上,兼有丈夫和妻子的双重伦理身份。文学伦理学批评者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16]战争引发的伦理身份的变化造成伦理混乱,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规范与她肩上的双重伦理责任相矛盾。若遵从伦理规范、恪守妇道,她只能跟孩子和丈夫一起等死。霍布斯认为,“在战争环境中最高的善就是自我保存或者生存”^{[17]125}。在求生欲望和伦理责任的驱使下,“她”打破伦理规范,靠卖身体独自撑起摇摇欲坠的家。当道德伦理和生存相矛盾时,强烈的求生欲望战胜了应有的道德人伦。20世纪存在主义现象学代表人物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认为“身体是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场所”^{[18]303},“(是)一种占据了世界所包含的一切环境的总力量。”^{[18]311}被“她”出售的身体是其“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场所”,该场所上演了生存欲望与个体尊严的博弈,也体现出道德伦理与家庭责任的悖谬。“她”卖淫是对丈夫的背叛,破坏了社会所广泛认同的伦理秩序,意味着放弃妻子的伦理身份。然而,她卖淫的目的却是为了维护妻子和母亲的伦理身份,其中的悖论体现了战争暴力引发的伦理危机。从1979年底开始,阿富汗就一直受到战争的困扰,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政权更迭、战火不断,长期战乱导致生存环境异化,严重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令处于依附地位和幽禁状态的阿富汗妇女处境堪忧。无数阿富汗人失去生命和家园,更可悲的是亲情缺失、人际关系异化。“她”一家四口被家人抛弃,是人们漠视亲情的真实写照。手足之情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变得极其渺小,伊斯兰教所崇尚的善良、正直、贞洁等美德在战争和死亡的威胁面前变得一文不值,时刻透出冷漠、自私的社会关系折射出战争对人性严重摧残。拉希米将身体设定为集中展示各种力量博弈的重要场域,揭示出战乱所引发的伦理危机。

拉希米通过表现战争侵越下的身体困境,深刻地批判了战争的不伦本质。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面临着内忧外患,政权频繁更迭,局势异常混乱,阿富汗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联合国统计,1999年阿富汗难民的85%是妇女和儿童。1997年1月,全国有50万寡妇,每位寡妇平均有7-9个孩子。^[11]由于无法工作和接受教育,加之战争对阿富汗妇女儿童的伤害特别严重,因而妇女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只好以乞讨为生,有的则沦为暗娼。阿富汗被战争折磨得满目疮痍,可以提供给女性的工作机会几乎为

零,“她”所能做的就只有卖身了。出卖身体是妇女在乱世中的另类生存策略,是家庭伦理失衡的结果。流亡法国的拉希米深知战祸对阿富汗的危害,借女主人公之口,把妇女卖淫与男人打仗相提并论:“我卖身体,就像你们(男人)卖血一样。”^{[7]80}这里的“卖血”指男人们在沙场拼命,因为打仗意味着流血牺牲。在“她”的眼里,卖淫和打仗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用“身体”在工作。将卖淫和打仗画上等号,看似荒唐,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正如卖淫为伦理道德所不容,战争也应被诟病,拉希米的比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战争的不伦本质。小说中身处囹圄的“她”成为活生生的反战素材,拉希米强烈的反战思想呼之欲出。“她”的身体困境,是拉希米借以责难阿富汗混乱社会语境和严苛政治环境的绝佳武器。

4 结论

小说《有耐心的石头》书写具有泛指意义的“她”在与丈夫、家庭、社会的关系中所遭遇的困境,展示文化禁忌、权威话语、战争暴力对身体的规训,表达崇尚和平与自由、反对战争与禁锢的人文关怀。拉希米将身体作为各种力量博弈的场所,将各种话语汇集在一起,为“她”编织了一张无处逃匿的网,无论是丈夫、家庭还是社会,都对“她”的身体进行严格的框范,令其进退维谷。小说中女性身体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昭示出流亡作家对禁锢、束缚毫不吝惜的责难,以及对伦理道德的悖论式思考,体现了拉希米基于责任感和道德关怀对母国文化与政治的深切关注和积极思考。拉希米让无名女主人公“她”言说自己的秘密,借此讲述阿富汗人的秘密,“她”其实充当了拉希米的传声筒。拉希米将阿富汗人的私密公之于众,就意味着对母国的背叛,正如小说人物对丈夫的背叛,是为了履行责任、谋求生存的策略性行为。拉希米对极端社会文化语境和被压迫女性的表述,带有东方主义色彩^[19],加深了西方关于阿富汗或伊斯兰世界落后、专制、虐女的刻板印象。有关东方主义色彩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对西方读者的迎合,是流亡作家在他乡获得声誉的一种策略,也是其常常遭人诟病之处。

参考文献:

- [1] 阿富汗作家获龚古尔奖:法语给了我自由的天空[N]. 东方早报,2008-11-12.
- [2] 李琦. 叙事话语与意识形态——对女性媒介传播策略的解读[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102-108.
- [3] 彼德·布鲁克斯. 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 朱生坚,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4] 詹·乔·弗雷泽. 金枝[M]. 徐育新,等,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 [5] 李金莲. 女性、污秽与象征:宗教人类学视野中的月经禁忌[J]. 宗教学研究,2006(3):152-159.
- [6] Tirzah Meacham. Abbreviated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ewish Menstrual Laws [C] // Rahel Wasserfall. *Women and Water Menstruation in Jewish Life and Law*. Hanover and London: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9.
- [7] Atiq Rahimi. *The Patience Stone*[M]. Trans. Polly McLean. London: Random House, 2011.
- [8] 黄荭. 生物教师纸上谈“兵” 荣膺2011 龚古尔奖[J]. 当代外国文学,2012(1):170-171.
- [9] Annie Leclerc. Parole de femme [C]//Toil Moi, *Frenc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10] Sigmund Freud.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
- [11] 蒲瑶. 国际妇女 NGO 在阿富汗:作用与挑战[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98-102.
- [12] Margaret Urban Walker. Feminism, Ethic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ory[J]. *Hypatia*, 1992,7(3):23-38.
- [13] Toril Moi.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4] 汪民安,陈永国.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15] 莫里斯·梅洛·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 罗国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16]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 [17] 弗兰克·梯利. 伦理学导论[M]. 何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18]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2.
- [19] 罗婷,钟海燕.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琼瑶小说探析[J]. 中国文学研究,2013(1):95-98.